

# 自然保护地的文化景观价值演变与识别 ——以泰山为例

张婧雅<sup>1,2</sup>, 张玉钧<sup>3</sup>

(1. 华中农业大学园艺林学学院, 武汉 430070; 2. 农业农村部华中都市农业重点实验室, 武汉 4300703;

3.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北京 100083)

**摘要:** 中国的自然保护地具有生态和文化双重价值, 文化景观作为自然与文化的交界面, 如何识别其价值对中国自然保护地的管理至关重要。以泰山为例, 通过古籍文献和实地勘察等方法, 从历时性角度对泰山的文化景观价值演变进行剖析。研究发现, 泰山文化景观价值经历了山岳崇拜的自然价值、君权神授的政治价值、佛道信仰的宗教价值、祭祀游居的民俗价值及保护利用的综合价值五个阶段。结论认为: 自然保护地文化景观价值的演变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名山自然保护地的文化景观价值演变是从自然到文化再到综合、从御到民、从单一到多元、从分离到融合的过程; 自然保护地文化景观价值的构成要素包括思想基础、环境条件、行为方式及空间结果四部分, 具有鲜明的完整性、系统性和动态性特征。文章还对自然保护地文化景观价值的识别策略进行了讨论, 为相应类型的国家公园和其他类型自然保护地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 自然保护地; 文化景观价值; 演变; 识别; 泰山

全球自然保护运动经历了最初由 18 世纪中期以保护主要物种为目标, 到如今以生态系统服务和国土风貌保护为目标的演变过程。早期研究多集中于生物多样性保护<sup>[1]</sup>、减少气候变化<sup>[2]</sup>和生态效益<sup>[3]</sup>等自然生态系统方面,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 保护地鲜明的复杂性和系统性逐渐被重视,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文化环境和社会经济也会对自然保护地产生巨大影响<sup>[4]</sup>, 仅仅关注自然生态价值对实现高效管理是远远不够的<sup>[5]</sup>, 应突破静态的自然保护, 将自然与文化统一起来<sup>[6-7]</sup>。21 世纪初, 欧洲提出文化景观是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内急迫且首要的研究方向, 之后关于自然保护地文化景观的研究迅速增多, 涉及文化景观识别<sup>[8]</sup>、不同尺度的整体保护<sup>[9-10]</sup>、传统土地利用智慧<sup>[11]</sup>等多个方面。

文化景观的概念由来已久, 索尔<sup>[12]</sup>于 20 世纪初期从文化、时间和自然景观动态演变的角度, 阐释了文化景观的模型。1992 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其作为遗产保护的一种类型, 此后文化景观概念在全球得以广泛应用。文化景观存在于城市、郊区、乡村或荒野组成的连续时空中<sup>[13]</sup>, 是时间、人类、事件与场所之间关联性的空间呈现<sup>[14]</sup>。文化景观由自然和人文两大因素组成, 包括物质和非物质两方面<sup>[15]</sup>。文化景观包含多种类型, 可分为设计景观、遗址景观、场所景观、聚落景观和区域景观<sup>[16]</sup>, 其中风景名胜是区是我国文化景观的典型代表<sup>[17]</sup>。文化景观与自然景观既有紧密联系又有明显区别, 文化景观以

收稿日期: 2019-02-20; 修订日期: 2019-06-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7BGL12);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 (2662018QD061)

作者简介: 张婧雅 (1987- ), 女, 山西太原人,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设计, 国家公园及保护地。

E-mail: zebra97@foxmail.com

通讯作者: 张玉钧 (1965- ), 男, 内蒙古奈曼旗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生态旅游、国家公园规划。

E-mail: yjzhang622@foxmail.com

自然景观为基底,强调人类的介入,是人类与自然高度融合后的共同杰作,是完整不可分割的整体。

以自然为基底的中国自然保护地历经数千年,从春秋时期朴素的禁樵管护到秦汉封禅祭祀和五岳五镇名山体系,再到唐宋山水美学及山水营建,是自然文化有机共生的典型代表。中国自然保护地反映了文化与自然长期而深刻的双向建构关系,具有与自然高度关联的宗教性、伦理性、政治性、艺术性、生活性及活态性<sup>[18]</sup>。近些年借助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机遇,学界涌现一批关于自然区域文化价值<sup>[19]</sup>、国家公园景观特征及其文化性<sup>[20-23]</sup>等方面的研究。但总体来看,我国自然保护地文化价值方面的研究较少,处于零散未成体系的阶段。我国正处于自然保护地体系重构的重要阶段,如何在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三大分类中体现我国大量存在的自然文化共生景观?如何建立覆盖典型生态系统和国家代表性景观的国土空间规划<sup>[24]</sup>?自然保护地价值的客观识别,将是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路径。

##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1.1 研究案例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把山岳作为风景资源来保护利用的国家,截至2017年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分区共244处,总面积约10.66万 $\text{km}^2$ ,其中山岳类型风景区数量超过60%,面积超过50%,可见山岳是我国国土景观中的典型代表。远古时期,人类依赖山岳生存生活,是人类社会与山岳之间建立的最初关系<sup>[25]</sup>。这样的初始关系决定了山是中国人类文化中的重要角色,奠定了山岳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宗教中心的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早期的名山即是现代中国“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的雏形和历史基因,学术研究价值颇高,但目前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sup>[26]</sup>。泰山作为“中国文化主要象征之一”,其风貌格局的演变体现着人类对山岳的主流认知、感知和实践的过程。因此,本文将以泰山为案例,分析研究我国山岳类自然保护地文化景观价值演变的规律。

泰山,主峰位于山东泰安,支脉、余脉涉及周边十余县。东临黄海,南有汶水,山势阔达凸显,峰峦层叠。古代泰山范围并不局限于如今泰山风景名胜区范围,而是以山系为基本依据的广袤区域。通过史料分析确定研究的范围(图1):泰山主峰区域,在泰安市城区北部,最高处为玉皇顶,117°6'E、36°16'N,海拔1532.7 m;泰山主峰西南侧的蒿里山、社首山;泰山主峰东南侧的徂徕山;泰山主峰西北侧的灵岩山以及主峰南侧的泰城。

### 1.2 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搜集历代泰山山志、地方志、地輿类和封禅祭祀类典籍、重要碑刻、游记以及现代考据资料,并进行分析



注:底图在Google Earth上标注绘制,下同。

图1 研究范围的空间示意图

Fig. 1 The spatial scale of this research

整理。明代汪子卿《泰山志》、明代查志隆《岱史》、清代金荣《泰山志》三部不同时期山志保存完整且记述类目最全,故作为研究的主要文献;清代唐仲冕《岱览》和清代朱孝纯《泰山图志》侧重景胜,是主要的图像分析文献;各时期县志是补充;周郢《泰山志校证》、马铭初《泰山历代文史粹编》和《岱史校注》、刘文仲《泰山小史校正》和孟昭水《岱览校点集注》等现代考据资料是校正和辅助。细读上述史料,从文献传达的规律性、特殊性和例证性出发,从中分析总结泰山文化景观的形成背景及主要特征。

实地考察。泰山主峰、支山及泰城区域分布有大量的祭祀祠庙,但很多已经遗失或者损毁,需要对其具体位置进行考证。本文先后于2016年12月和2017年7月前往案例地进行为期约1个月的实地踏查工作,运用GPS记录研究区域内的191处现存、遗迹及相关景点,并对岱庙、红门宫一带、灵岩寺、三阳观、谷山寺等处的石刻碑记进行记录。

图形论证法。明汪子卿《泰山志》、明查志隆《岱史》、清金荣《泰山志》、清唐仲冕《岱览》及清朱孝纯《泰山图志》等多部山志和地方志中有大量关于泰山寺观及相关景点的图绘,分析古籍图纸上各类建置和景点的相对位置、支山和泉源的分布、岳治城池的结构,与实地考察记录和现代考据资料相互印证,为研究提供准确客观的数据支撑。

归类分析法。通过文献分析和实地考察,在史料梳理泰山文化景观类型和内容的基础上,搜集现阶段关于文化景观要素的研究文献,归纳总结这些要素的共通点及其所反映的逻辑关系,对照自然保护地资源价值特征,提出“思想基础结合环境条件,引发行为方式,进而导致空间结果”的研究思路。

1.3 数据来源

按照类型梳理,数据可分为方志典籍、碑刻游记以及现代的考据资料三大类(表1)。

表1 数据来源  
Table 1 Data sources

类型		资料	说明
方志典籍	直接相关	山志 (明)汪子卿《泰山志》、(明)查志隆《岱史》、(明)萧协中《泰山小史》、(清)唐仲冕《岱览》、(清)宋思仁《泰山述记》、(清)金荣《泰山志》、(清)聂叙《泰山道里记》、(清)朱孝纯《泰山图志》	核心全面
	地方志	(明)任弘烈《泰安州志》、(清)邹文郁等《泰安州志》、(清)颜希深《泰安府志》、(清)黄铃《泰安县志》、(清)徐宗干《泰安县志》	疆域建置
	间接相关	综合类 《管子·封禅篇》《史记·封禅书》《后汉书·祭祀志·封禅志》《白虎通义·封禅祭祀封禅》《白虎通义·巡狩》	封禅祭祀
	地輿类	《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六·兖州》《太平寰宇记·河南道二十一·兖州》、自然地理《三才图会·地理》《三才图会·宫室》《山海经》《新镌海内奇观·岱宗图说》及《名山胜概记》三十四卷、三十五卷	
碑刻		《唐双束碑》《金重修东岳庙碑》《东岳去封号碑》《康熙重修岱庙碑》《乾隆重修岱庙碑》《明修碧霞灵佑宫碑》《谷山寺记碑》《三阳观记》《重修普照寺碑记》等	甄别补充
考据资料		周郢《泰山志校证》、马铭初等《岱史校注》、孟昭水《岱览校点集注》、刘文仲《泰山小史校注》、曲进贤等《泰山通鉴》、马铭初《泰山历代文史粹编》、李正明《泰山研究论丛》、曹婉如《中国古代地图集》、《山东省志·泰山志》、朱俭《泰山研究资料索引》、吕芸芳《泰山历代著述提要》	参考补充

1.4 数据分析

本文以文化景观基本特征为依据,对数据进行归类分析。“文化与自然的互动”说明文化景观具有过程性特征<sup>[27]</sup>,“整体环境”的概念又说明文化景观是实体环境和社会背景



的总和<sup>①</sup>。因此，研究数据需包括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时间维度需覆盖文化景观的不同时期，空间维度需包含物质环境与非物质环境两方面，下面进一步拆解时空维度的具体内容。

通过古籍文献分析，确定本研究的时间数据为先秦时期至今。其次是空间维度，汤茂林<sup>[15]</sup>认为文化景观的物质环境包括自然和文化两大因素，自然因素包括地貌、动植物、水文、气候、土壤等，其中地貌是区域类文化景观的主导；文化因素包括聚落、人物、服饰、街道、交通工具、栽培植物、驯化动物等，其中聚落是主要因素；非物质环境包括思想意识、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审美观、道德观、政治因素、生产关系等。自然保护地属于大尺度的区域类文化景观，针对这类文化景观，李和平<sup>[16]</sup>认为其物质环境包括建筑、结构、环境三要素，非物质环境包括历史文化、产业文化和精神文化。赵智聪<sup>[17]</sup>进一步聚焦到自然保护地中的风景名胜区，认为风景名胜区作为文化景观，其要素包括观念、行为和结果三大类。

借助上述研究中的“观念—行为—结果”思路，汲取其他研究中与自然保护地尺度相关的内容，在文献考析和实地勘察的基础上，提出“思想基础结合环境条件，引发行为方式，进而导致空间结果”的研究框架，以先秦至今为时间维度，对泰山文化景观价值演变进行剖析（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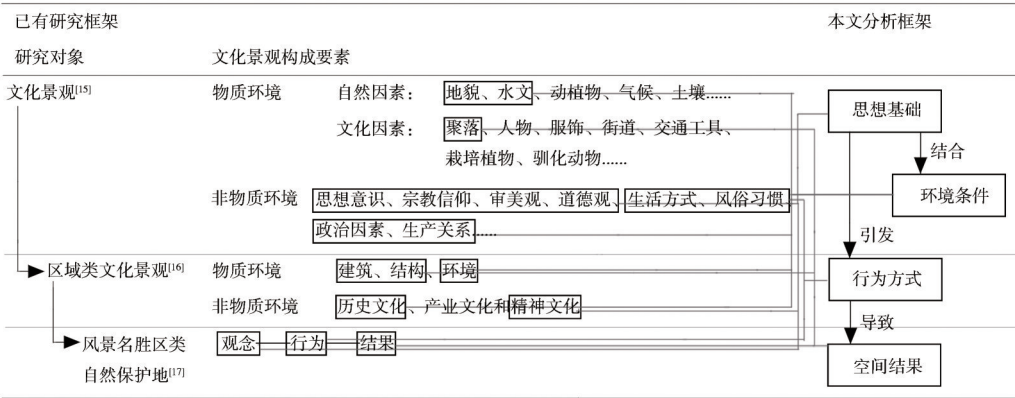


图2 数据分析

Fig. 2 Data analysis

## 2 结果分析

### 2.1 山岳崇拜的自然价值

#### 2.1.1 思想基础与环境条件

自然崇拜与占卜巫术、鬼神崇拜并称远古汉民族的三大原始宗教<sup>[28]</sup>，自然崇拜思想之所以普世，与人类的生存环境密不可分。巍峨的山体是人类社会最早接触和认识的自然实体，与山地的紧密联系，使人类对山岳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深厚感情。远古时期，“群山雄据于东北，众水夹流于西南<sup>[29]</sup>”的自然条件形成了泰山地区东北茂林、西南饶泽的山麓河谷环境，为先民提供了“生五谷桑麻，鱼盐出焉<sup>[30]</sup>”的优渥聚居条件。长期的洞穴居住和狩猎采集依赖，使先民逐渐对泰山产生天然的崇拜和敬畏。

①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关于保护遗产建筑物、古迹和历史区域的西安宣言》。



泰山之所以成为先民崇敬的大山，与其自然地理条件密切相关。首先，古时泰山是大范围概念，除泰山主峰外还包括社首、蒿里、徂徕、介丘、石闾、梁父、亭亭、云云等众多支山（图3），泰山及其连属支山横亘齐鲁，为该区域内少有的磅礴面阔之大山，自然成为上古先民敬畏的神山。其次，泰山主峰海拔虽不算高，但其地处平原丘陵，且山体坡度较大（图4），视觉高度非常突出，远古时期人们面对高岩巨垒，不自主便产生敬畏崇拜之心。另外，泰山支脉山峦众多，沟壑纵横，加之山势高落差大，致使山谷地段湿度较大，容易积云成雨。先民便视泰山为掌控人间风雨的神仙居所，加以奉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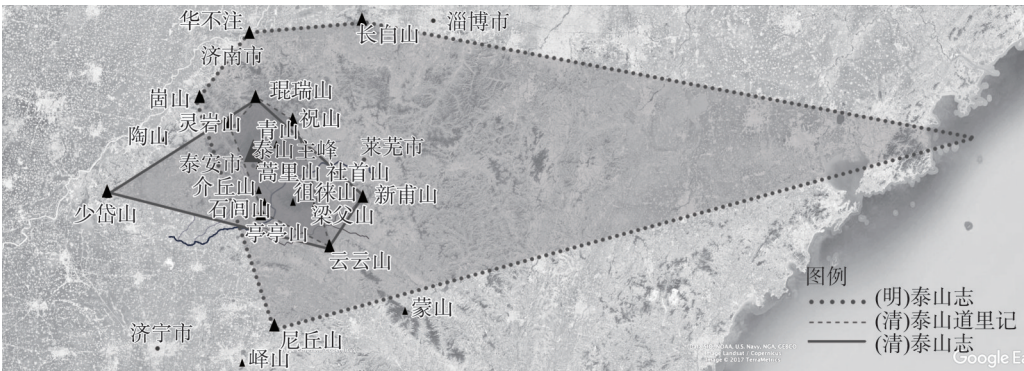


图3 泰山四至范围演变示意图

Fig. 3 The spatial scale change of greater Mount Tai



图4 泰山主峰高程变化

Fig. 4 The elevation change of Mount Tai

2.1.2 行为方式及空间结果

山岳崇拜信仰衍生出实际的山岳祭祀行为，山岳祭祀是自然崇拜中的最高礼节<sup>[31]</sup>。每个方位的山岳都有各自的山神形象，人们通过“瘞”“投”“悬”等方式将玉石、动物等祭品供奉给山神，民间山岳祭祀行为逐渐影响到统治阶级。“巡狩祭天何？本巡狩为祭天，告至<sup>[32]</sup>”，四岳巡狩制度约始于周朝<sup>[28]</sup>，巡狩是天子巡行视察邦国州郡、了解下情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柴望告祭四方山神的时机。“周十二年，王巡狩殷国，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sup>[33]</sup>”，“柴”即通过焚烧柴火的方式祭天，“望祀”即天子巡狩各诸侯境内的名山大川，按其秩序望而祭的行为。帝王巡狩柴望的祭天行为，是一种

因神秘、敬畏之心而采取的远观行为。

先秦时期帝王巡狩柴望的行为奠定了当时的四岳国土空间格局,本着敬畏的思想观念,周朝开始实行山林禁樵制度,为泰山自然资源的保育奠定了良好基础。由于该时期的人类还未与泰山发生真实的空间介入,泰山地区并未建造任何山神之偶像及容纳其的房屋宫室<sup>[34]</sup>。因此总体来看,先秦时期泰山在空间上还处于原始状态。

## 2.2 君权神授的政治价值

### 2.2.1 思想基础与环境条件

山岳崇拜的原始信仰,在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封建王朝建立之后发生了质的转变。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华夏,为宣扬其“五帝所不及”的功绩,利用先秦山岳崇拜的思想基础和四岳巡狩柴望制度,通过封禅仪式践行其政治目的。“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何?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sup>[35]</sup>”。封禅目的在于以新王朝最高统治者的身份向天神宣告功成太平、“君权神授”的合法政权。“岳者何谓也?岳之为言桷也,桷功德也<sup>[32]</sup>”。可见此时的“岳”已不止于自然价值的“岳”,而有疆域王土所至、政权告祭于天的政治意味。

泰山之所以成为五岳之中历代帝王多次封禅的唯一圣地,与其所处方位密切相关。

泰山也称“岱宗”,岱者,代也<sup>[36]</sup>;“宗”是“长”之意。泰山独有的“处东北,居寅丑之间,万物终始之地,阴阳交泰之所,为众山之所宗主也<sup>[37]</sup>”地理条件,使之成为封禅的理想之地。此外,泰山地区水系分布广泛,主峰附近有泉、池、河、溪、涧、井、湾等多种形态的水景数十处(表2),整个泰山汶河区域有泉源66处<sup>②</sup>(图5)。山谷地段湿度大,山势高温差大,易形成云雾,进而积云成雨,因“山川有能润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sup>[38]</sup>,故泰山成为帝王祭天的最佳场所。

### 2.2.2 行为方式及空间结果

在统治阶级的政治目的下,朴素的巡狩柴望行为已演变为隆重的帝王封禅仪式。所谓“封禅”,即“封土于山而禅祭于地也<sup>[40]</sup>”,即天子亲自到岱顶聚土筑圆坛以祭天,为高山增高,再到泰山之下的小山丘积土筑方坛以祭地,为土地增厚。封禅已成为王者易姓告天报地的政治仪式,也是最高规格的山岳祭祀仪式。秦始皇登封泰山是在其东巡狩之际,自岱阳登顶,立石颂德,自岱阴下,至梁父禅地。汉武帝效仿秦始皇封禅之行,另在肃然、蒿里、石闾等支山禅地,在泰山东麓明堂觐见朝臣,仪式更加隆重。这种祭祀天地的封禅仪式直接影响了当时的山岳格局,即以岱顶为天、支山为地的“天地”礼制空间格局。

为凸显泰山的政治地位并保证封禅大典的顺利进行,秦始皇在临近南侧进山蹬道附近专设博阳县,作为泰山岳治所在地。西汉初,汉武帝改从东麓进山,促使泰山东麓附

表2 古籍记载泰山水景统计表

类型	汪子卿《泰山志》	查志隆《岱史》
	数量	数量
泉	36	10
池	3	4
河	4	4
溪	3	3
涧	2	3
井	2	2
湾	7	7
合计	57	33

② 此与清代宋思仁《泰山述记》中“泰山远近泉源六十有七,源虽异而流总归于汶”的记述基本一致。



注: 底图来自《泰山志》<sup>[39]</sup>, 其上标注为作者自绘。

图5 泰山地区泉源图

Fig. 5 The map of water system in Mount Tai

近城镇快速发展, 故割嬴、博二县地, 在泰山东侧敕建奉高县, 用以专祀泰山<sup>[41]</sup>。无论是博阳县还是奉高县, 均紧邻汶水、背倚泰山, 面向徂徕, 不仅体现了“大山之下, 广川之上<sup>[42]</sup>”这一传统的“逐水而居”城池建造原则, 同时也体现了帝王封禅祭祀庄重严谨的轴线礼制规则 (图6)。

同时, 泰山区域开始出现专为帝王封禅服务的建筑, 主要形式为坛、台等简易构筑, 数量较少。坛台类建筑严格遵循祭天诰地的祭祀礼制, 即在泰山脚下和极顶分别建造, 呈现出天地轴线的布局结构; 明堂分布在帝王进出主峰的东麓山脚开阔处; 离宫分布在支山区域, 总体呈现出零散分布的空间结构 (图7)。

## 2.3 佛道信仰的宗教价值

### 2.3.1 思想基础与环境条件

唐宋时期先后有唐高宗、唐玄宗与宋真宗三帝接踵东封, 三大盛典似将封禅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但背后隐含的却是与秦汉封禅完全不同的讯息<sup>[43]</sup>。无论是魏征谏止唐太宗封禅, 还是宋真宗荒诞“天书运动”的败露, 以及多位诗词文人对封禅的极力反对, 都逐渐将封禅的合理性和神圣感不断击破。此一状况, 在消融了泰山政治价值的同时, 也为泰山的价值转变创造了条件。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 致使唐代之前再无封禅活动, 很大程度上为宗教文化的发展创建良好的环境氛围。道教讲求修炼得道成仙, 是故高峭雄峻、拔地通天的泰山便成为道教理想修道成仙的环境。加之西汉时期汉武帝迷信仙神, 每次封禅泰山后都要到海上寻仙, 并集结大量的仙人方士。这种有目的、有组织的求仙问道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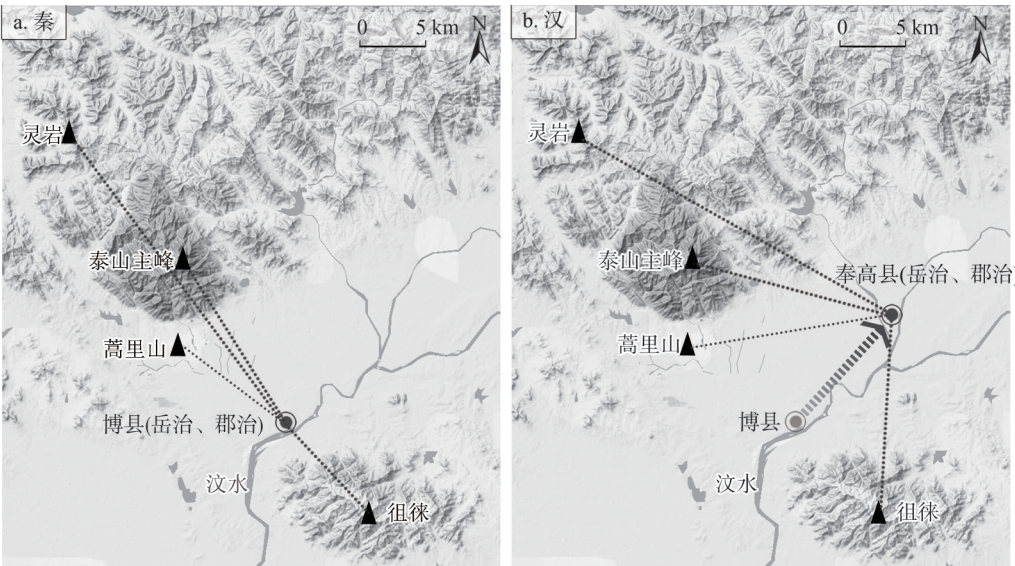


图6 秦汉泰山岳治变迁示意图

Fig. 6 The location image map of the city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图7 秦汉泰山建置分布

Fig. 7 The buildings distribution of Mount Tai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促进了宗教人士的汇集，为道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宗教“请神”的祭拜方式，将秦汉时期泰山抽象模糊的山岳之神迅速的拟人化，这使得宗教在普罗大众之中快速普及，宗教文化为此时的主流<sup>[44]</sup>。魏晋至金元时期，泰山祭祀特征从“封禅”转为“祭神”，介入主体从统治阶级扩展到普通民众，主流的思想基础也从政治信仰逐渐向宗教信仰转变。

### 2.3.2 行为方式与空间结果

唐宋帝王东封成为泰山封禅大典的绝响,其规模也是封禅之极盛。唐代封禅路线由汉代时的东路向中路转移,致使泰山中麓的博县再次繁兴,且超越东麓的奉高,成为泰山附近较大的城镇中心。因此在唐高宗封禅泰山后,便将泰山岳治从奉高迁回博县,并将博县更名为乾封,特用以奉祀泰山<sup>[41]</sup>。随着宗教在民间广泛传播,进入泰山的人群越来越多,不断带动泰山主峰脚下岱庙的发展,使以岱庙为中心的地段迅速繁荣,直至唐末在此设立岱岳镇。随后岱岳镇迅速发展,并逐渐超越岳治所在地的乾封县,成为泰山地区的经济文化社会中心。于是宋太祖便诏令“祭泰山于兖州”,下旨迁治就山,将泰山岳治住所由乾封县迁至岱岳镇<sup>[41]</sup>。至此,泰山、岱庙、泰安城“庙城一体,山城一体”的空间结构建立起来。(图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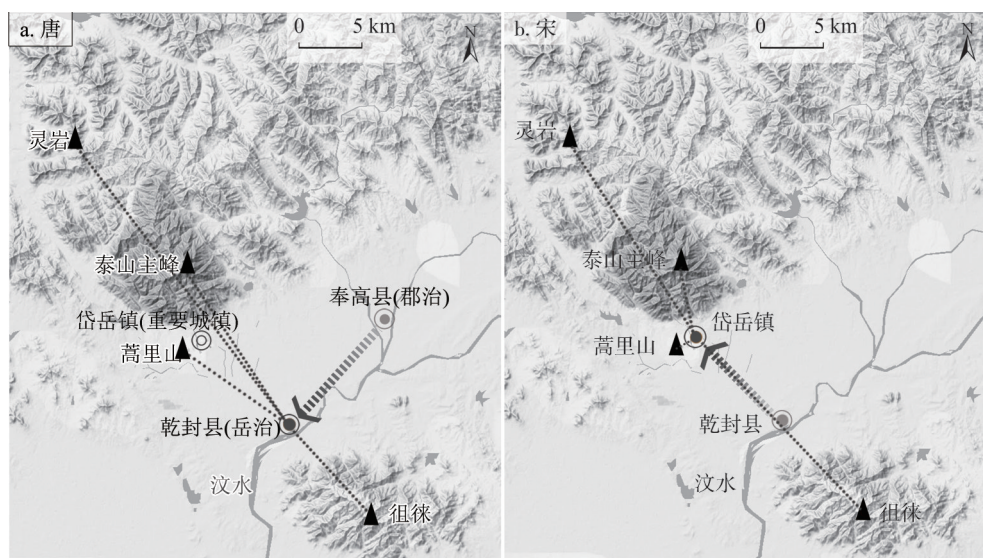


图8 唐宋时期泰山岳治变迁示意图

Fig. 8 The location image map of the city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与此同时,受封禅盛典和宗教祭神的共同影响,魏晋至元代也是泰山地区祭祀祠庙和佛寺道观等各类建筑修建的繁盛期。这些建筑按照使用功能来看,可分为祭祀建筑、相关服务建筑和寺庙道观。其中祭祀类建筑主要分布于主峰、州城及徂徕区域;服务建筑集中分布于州城,形成组团,就近集中为祭祀提供服务;佛寺分布于岱阴和徂徕山;道观集中于岱顶、岱阳及州城。总体来看,在“灵岩—泰山—徂徕”三山雄踞的基本空间结构下,形成了“山顶—山脚—城区”的线状分布特征(图9)。

## 2.4 祭祀游居的民俗价值

### 2.4.1 思想基础与环境条件

明太祖朱元璋时,人们与上古礼仪愈加疏远,泰山封禅活动取消,朱元璋更是撤销了历代帝王对泰山的所有封号,泰山的政治价值已被完全淡化。与此同时,受宋代山水美学思想的影响,人们对泰山的认知方式发生转变,自然审美的基调开始显现于祭祀



中。从朱元璋对泰山的祝词<sup>③</sup>和康熙二十三年登泰山的记录<sup>④</sup>中可以明显看出,明清帝王对泰山已不再封神,而转变为欣赏体察自然,赋诗畅情抒怀,祈福苍生万物。

显现于宋元的民间碧霞元君信仰,在明代中叶达到极盛,并完全压倒官方祭祀,成为此时人们认知泰山的主流思想<sup>[45]</sup>。“近数百里,远即数千里,每岁瓣香岳顶数十万众<sup>⑤</sup>”。大规模的民间祭祀活动还吸引了各派宗教和附近的商贾,进而促进了泰山庙会的出现。民间东岳庙会的盛行和山水美学思想的传播共同影响了明清时期泰山的主流价值,泰山由最初为统治阶级服务转变为为民众服务,体现了鲜明的民俗价值。

2.4.2 行为方式及空间结果

随着民间祭祀和东岳庙会的极盛,岱岳镇也开始进行全面的修缮扩建。城池的修建严格遵循岱庙格局,以岱庙中轴线为城池的南北纵轴,构成南北主街。城内之岱庙、城外之泰山以及山顶之庙宇相互融合,以礼秩来统领城池规划建设,与其所揽山水环境相互呼应,形成了在总体布局、纵横轴线、视线关系等多个方面的整体统一(图10)。

明清时期泰山的政治色彩全然消失,因此该时期的祭祀祠庙及佛寺道观基本沿袭前朝格局无新建。与祭祀和宗教类建筑不再扩充相反,因民间祭祀和庙会的盛行,大量的亭、坊等风景建筑在岱阳盘道两侧的重要节点处相继建造,呈现出鲜明的线状布局结构。同时,为方便帝王登岱或官员告祭,以及管理众多的香客和香钱,泰山开始增设多处宫署、厅堂、行宫、香客店等服务类建筑。其中管理香客



图9 魏晋至金元时期泰山建置类型分布图  
Fig. 9 The buildings distribution map of Mount Tai from Wei to Yuan dynast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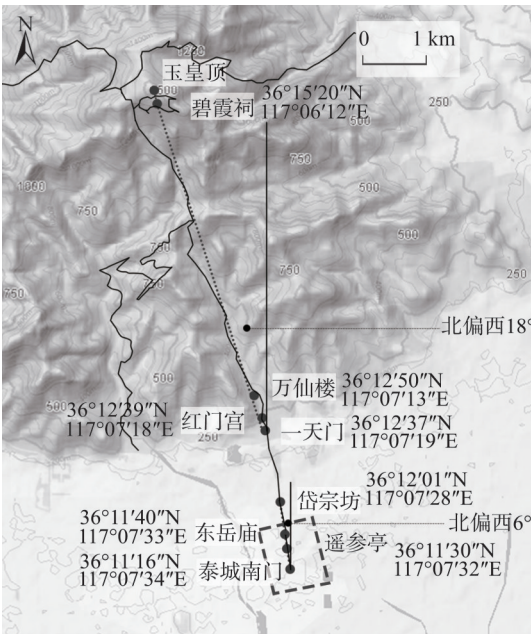


图10 山城轴线示意图  
Fig. 10 The axis between Mount Tai and the city

③ “岱山高兮,不知其几千万仞。根盘齐鲁兮,不知其几千百里……猿啼云树之抄,鹤并日观之东,雕鹗盘旋乎深谷,虽扶摇不可得而升峰……”见于《明太祖封东岳泰山之神碑》。

④ “……御帐崖瀑水悬流,五大夫枯松犹在岩畔……宿泰山颠,月色晴朗,赋诗遣兴。来日登日观峰,看扶桑日出……岳为五方之长,发生万物,故躬祀之,为苍生祈福”,见于(清)金荣《泰山志·天章》。

⑤ 明代《东岳碧霞宫碑》碑刻。



和香钱的公署主要分布于进山的卡口处和岱顶碧霞元君祠旁, 为官员服务的告祭厅堂集中在岱岳镇, 帝王行宫则沿进山登岱的线路均匀分布, 香客店集中于岱岳镇和岱顶。

总体来看, 无论是为帝王告祭所建的行宫, 还是为民间朝山所建的香客店, 亦或是为游客服务的风景亭坊, 其空间分布格局基本都是一致的, 即处于“泰城—岱阳—岱顶”的线状范围内(图11)。明清泰山的文化景观在空间上进一步遵循了由城及山的线路轨迹, 明晰了山城轴线, 加强了山城一体的空间格局。



图11 明清时期泰山建置类型分布

Fig. 11 The buildings distribution of Mount Tai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2.5 保护利用的综合价值

### 2.5.1 思想基础与环境条件

民国中期, 生态学的概念传入我国并逐渐成为人类认识自然的主流思想, 在此影响下, 泰山的多重保护利用价值开始凸显。由于泰山的历史文化背景及特殊价值, 民国初期便设立泰安古物董事会, 专管岱庙和泰山的相关历史文物, 为泰山文化价值延续贡献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同时, 民国沿袭了清末的岱宗坊林场, 并在此基础上将规模扩大至泰山周边群山<sup>[46]</sup>, 成片的林场保护了泰山的森林本底, 为泰山成为自然保护地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基础和生态条件。

随着生态论和系统论的迅速发展, 生态的概念开始由笼统认知转向具体的分化研究, 强调对典型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的就地保护。在此背景下, 借鉴当时苏联的自然保护模式, 我国开始逐步建立现代社会的自然保护地, 泰山的美学价值、历史文化价值、地质科学价值、森林生态价值及其保护利用价值也随之逐渐清晰。

### 2.5.2 行为方式及空间结果

因远古自然崇拜信仰和宗教不伐木不杀生信仰, 奠定了泰山植被覆盖率高的自然本

底,加之高差变化大的地理特征,形成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特征、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多样性的自然景观和自然现象,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生态价值和科学;秦汉封禅、唐宋祭祀、明清庙会的逐步发展,使泰山在自然本底的基础上融入了政治价值、宗教价值、民俗价值以及历史文化价值,形成了复杂的“自然—人文”交织共生的山岳体系。优良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数千年的发展建设历程,使泰山成为综合性极强的区域,包含了多种自然资源、历史文化和景观类型,集成了生态、风景、历史、科学、游赏等多元综合价值。

我国实行的是各职能分管部门依照各自管理的资源类型分类建立自然保护地的管理体制,即分类管理同一处保护地中的不同价值主体。因此,根据泰山不同的价值主体,先后有林业、国土、住建、旅游等多部门介入泰山地区,划定各自管理范围,分别保护管理泰山、灵岩山和徂徕山的森林生态系统、珍稀动植物、特殊地质地貌及自然文化景观,同时为公众提供游赏机会。具体来看,徂徕山被设立为徂徕山国家森林公园和徂徕山汶河风景名胜区;灵岩山作为飞地,连同泰山主峰被设立为省级自然保护区 118.92 km<sup>2</sup>、国家森林公园 118.69 km<sup>2</sup>、国家地质公园 177.6 km<sup>2</sup>、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138 km<sup>2</sup>以及外围保护带 120.9 km<sup>2</sup> (图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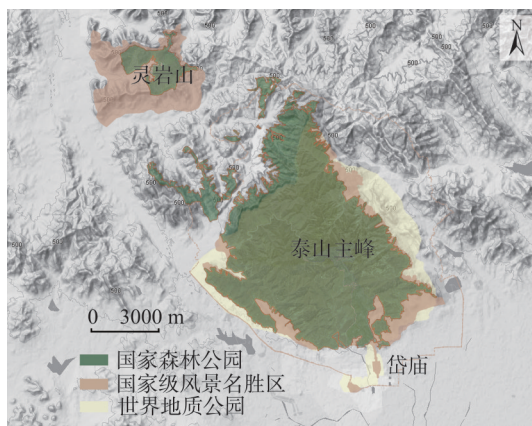


图12 泰山各类自然保护地范围

Fig. 12 Protected areas within Mount Tai

这种按资源要素分类划定管理的方式,不仅在空间上打破了古时“灵岩—泰山主峰—徂徕”的整体山岳格局,造成了孤岛保护、空间破碎与交叉重叠同时存在的问题,更违背了自然生态系统和文化景观的完整性、系统性特征。进而直接导致不同价值主体之间的融通性被割裂,同一价值主体的管理标准不一、体制机制不同,管理目标、手段、力度存在实际冲突的问题,整合多元价值主体的空间规划和相应的适应性管理体制亟待建立。

泰山是我国山岳自然保护地的典型代表,其文化景观价值的演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普适性。从先秦至今,随着人们对自然认知方式从神化到体察再到保护利用的逐步转变,泰山经历着多方面的变化:价值上经历了从“自然”到“政治”、再从“宗教”到“民俗”、最后体现为综合的过程;属性上经历了“御山”到“民山”;功能上经历了“封禅”到“保护和游赏”;文化景观的空间格局上经历了“散点”到“线”再到“山城一体”等一系列重要转变 (图13)。

### 3 结论与讨论

#### 3.1 自然保护地文化景观价值演变规律

##### (1) 名山类自然保护地价值演变规律

名山类自然保护地的价值演变大致经历“自然价值—文化价值—综合价值”三个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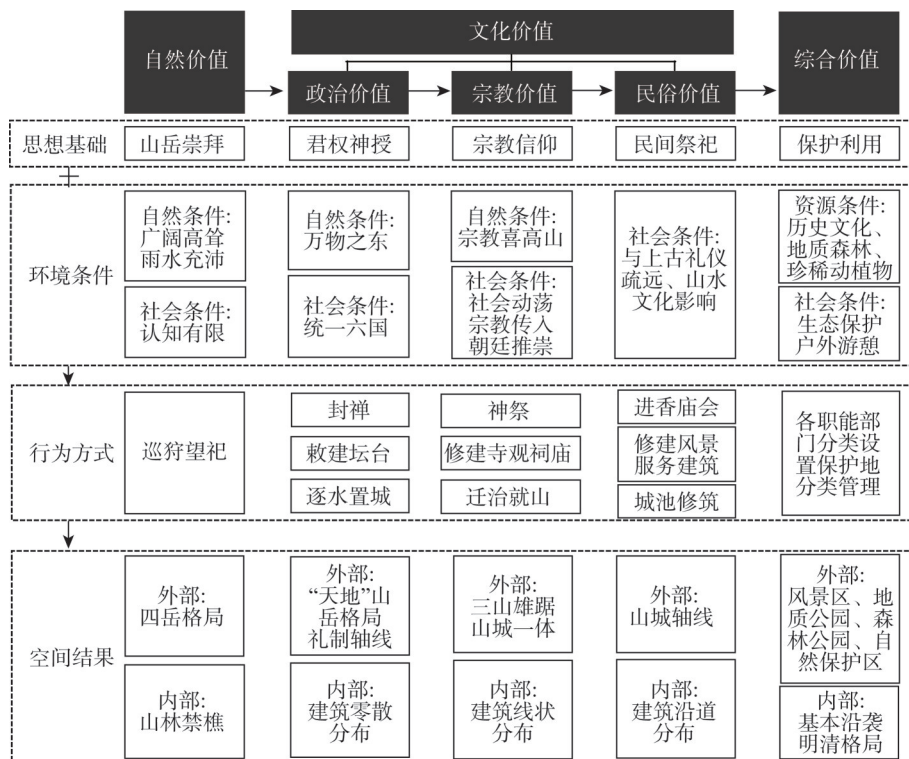


图 13 泰山文化景观价值演变规律示意图

Fig. 13 The evolution law of cultural landscape value in Mount Tai

段。出于人类对自然的原始敬畏，最初的山岳一定是朴素无为的自然价值，人与自然处于相对分离的状态，山岳除原始的信仰祭祀外再无特殊的使用功能；随着国家、阶级和各类社会组织出现，人类群体中产生了多种利用自然的需求，由此形成了如“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国家使用行为、“禁其樵采，以奉神祠”的区域禁止行为、“天下名山僧占多”的宗教建设行为、“质灵而有趣”的山水体察行为等，这些不同的利益主体、功能需求及行为方式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该阶段中的政治、宗教、山水游赏等多元文化；第三阶段是工业革命后人类重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阶段，是实现生态保护和公众享用双重目标的动态平衡和综合价值阶段。

三个价值阶段依次发展的过程体现了人与自然从分离到融合、山岳景观从荒野到自然文化共生、保护地功能从御用到民用、文化景观空间分布从点到线再到面、管理目标从单一到综合的自然生长过程，最终形成了我国珍贵且独特的人与自然合一、自然风景与人文景观交融、集自然价值、多元文化价值、生态保护价值和游赏教育价值于一体的、为全民世代所享用的自然保护地。中国自然保护地的发展演变是以自然资源为本底，多元文化不断融合的过程，自然资源基础也是文化价值的实际载体，两者互为补充，不可分割。

## (2) 自然保护地文化景观价值的构成要素

自然保护地的文化景观价值是人介入自然后，与其长期相互作用的呈现，其核心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很复杂的系统，但简单来看，不外乎三方面：人对自然的认知、认知指导下的行为方式、以及行为作用后的空间结果，此外



还隐藏着另一因素,即行为方式发生时所需的客观条件。思想基础、环境条件、行为方式以及空间结果,共同构成了自然保护区文化景观价值的四要素,同时也构成了自然保护区文化景观价值演变的全过程。

上述四要素对自然保护区文化景观价值的形成缺一不可,同时也决定了自然保护区文化景观价值整体性、系统性和动态性特征。思想基础、环境条件、行为方式、空间结果四要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始终发生着变化,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始终处于动态平衡的过程中。因此,自然保护区文化景观价值的识别要避免只注重最后空间结果和只识别现状价值,应将产生空间结果的全过程、全阶段进行整体识别。

### 3.2 自然保护区文化景观价值识别策略

#### (1) 识别的原则

整体延续性原则。自然保护区文化景观价值的识别应注意整体延续性的原则,打破行政边界限制,充分尊重其文脉延续性、空间整体性和内容完整性,将分散在不同维度不同时间段的特征整体串联起来,整体识别其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美学价值及科学价值。

原真性完整性原则。自然与文化的交织共生是我国典型的国土风景特征,其背后体现的是国人自然观的演变、不同历史阶段人类对土地的管护和利用智慧。文化景观价值的物质空间和非物质环境,是自然保护区价值识别时需要整体认知的对象。价值的识别应以原真性、完整性和典型性三个特征为基本原则,着重注意文化景观价值四要素之间的组合性、历史文化的叠加性、地域文化的生长性、时间层面的对话性特征。

#### (2) 识别的关键

溯源厘清自然保护区文化景观价值的形成与演变过程。自然保护区文化景观价值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其独特的历史文脉,需要广泛收集大量的古籍记载溯源历史,借助现代的信息技术厘清文脉,才能识别其具体的影响因素,解读其进化传承规律,进而确定保护管理的对象。

构建完整的自然保护区文化景观价值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应包括显性的物质空间和隐性的非物质环境,其中物质空间又包括点状的元素类景观、线状的链条结构类景观和面状的环境类或场所类景观,非物质环境包括思想观念、社会环境、自然条件、行为方式等,此外还包括上述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确保要素齐全、类别多样、信息完整真实及演变过程连贯等原则的基础上,逐一识别自然保护区范围内及附近地脉文脉相近区域的文化景观价值。

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历经千年发展,是国土内自然文化交织共生的典型代表,生态和文化的双重价值是其共性特征。自然保护区文化价值是建立在生态价值基础上的,是自然生态系统上承载的文物、古迹、历史纪念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特定的历史阶段和人类社会进程,是中华文明和国民民族自豪感的重要彰显。明确自然保护区的双重价值,做好顶层设计,不仅有利于未来国家公园的科学遴选和规模划定,同时也对自然保护区体系的系统建设和资源的整体性保护管理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BRUNER A G, GULLISON R E, RICE R E, et al. Effectiveness of parks in protecting tropical biodiversity. *Science*, 2001, 291(5501): 125-128.
- [2] KINNON K M, DUDLEY N, SANDWITH T. Natural solutions: Protected areas helping people cope with climate

- change. *Oryx*, 2011, 45(4): 461-462.
- [3] BALMFORD A, BRUNER A, COOPER P, et al. Economic reasons for conserving wild nature. *Science*, 2002, 297(5583): 950-953.
- [4] BROWN G, HAUSNER V H, JURCZAK M G, et al. Cross-cultural values and management preferences in protected areas of Norway and Poland. *Journal for Nature Conservation*, 2015, 28: 89-104.
- [5] COLLEN B. Conservation priorit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uncertainty. *Animal Conservation*, 2015, 18(4): 315-317.
- [6] MALLARACH J M. Values of protected landscapes and seascapes: Protected landscapes and cultural and spiritual values. Heidelberg: GTZ, IUCN and Obra Social de Caixa Catalunya, 2008: 9-20. <http://www.environmentportal.in/files/file/Protected%20Landscapes.pdf>, 2019-01-10.
- [7] AGNOLETT M. Rural landscape, nature conservation and culture: Some notes on research trends and management approaches from a (Southern) European perspective.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4, 126: 66-73.
- [8] VLAMI V, KOKKORIS I P, ZOGARIS S, et al. Cultural landscapes and attributes of "culturalness" in protected areas: An exploratory assessment in Greece.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7, 595: 229-243.
- [9] MARTINEZ S, RAMIL P, CHUVIECO E. Monitoring loss of biodiversity in cultural landscapes: New methodology based on satellite data.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0, 94(2): 127-140.
- [10] SPEED J D M, AUSTRHEIM G, BIKS H J B, et al.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in mountain landscapes: Towards an integrated valu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diversity Science, Ecosystem Services & Management*, 2012, 8(4): 313-320.
- [11] PLIENINGER T, HOCHTL F, SPEK T. Traditional land use and nature conservation in European rural landscapes.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2006, 9(4): 317-321.
- [12] SAUER C O. 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Geography*, 1925, 2(2): 19-54.
- [13] 王云才. 传统地域文化景观之图式语言及其传承. *中国园林*, 2009, 25(10): 73-76. [WANG Y C. The pattern language and its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local cultural landscape.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09, 25(10): 73-76.]
- [14] TAYLOR K. Cultural landscapes: A bridge between culture and na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11, 17(6): 537-554.
- [15] 汤茂林. 文化景观的内涵及其研究进展. *地理科学进展*, 2000, 19(1): 70-79. [TANG M L. The inventory and progress of cultural landscape study.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00, 19(1): 70-79.]
- [16] 李和平, 肖竞. 我国文化景观的类型及其构成要素分析. *中国园林*, 2009, 25(2): 90-94. [LI H P, XIAO J. Analysis on the types and composing of cultural landscapes of China.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09, 25(2): 90-94.]
- [17] 赵智聪. 作为文化景观的风景名胜区认知与保护. 北京: 清华大学, 2012. [ZHAO Z C. Percep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parks as cultural landscapes.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2012.]
- [18] 韩锋. 世界遗产“文化自然之旅”与中国文化景观之贡献. *中国园林*, 2019, 35(4): 47-51. [HAN F. The world heritage "Culture Nature Journey"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landscapes.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19, 35(4): 47-51.]
- [19] 张永勋, 闵庆文, 徐明, 等. 农业文化遗产地“三产”融合度评价: 以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2019, 34(1): 116-127. [ZHANG Y X, MIN Q W, XU M, et al. The evaluation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level of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ites: A case study of Yunnan Honghe Hani rice terraces.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9, 34(1): 116-127.]
- [20] 朱里莹, 徐姗, 兰思仁. 基于灰色统计分析的中国国家公园景观特征要素选择. *中国园林*, 2018, 34(10): 98-102. [ZHU L Y, XU S, LAN S R. Selection of National Park's landscape character factors in China based on grey statistical analysis.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18, 34(10): 98-102.]
- [21] 虞虎, 钟林生, 曾瑜哲. 中国国家公园建设潜在区域识别研究. *自然资源学报*, 2018, 33(10): 1766-1780. [YU H, ZHONG L S, ZENG Y X. Research on identification of potential regions of National Parks in China.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8, 33(10): 1766-1780.]
- [22] 余高红, 韩爱惠. 遗产保护视角下的国家公园建设. *华中建筑*, 2015, 33(6): 11-14. [SHE G H, HAN A H. Study on the China's National Park construction in the view of heritage preservation. *Huazhong Architecture*, 2015, 33(6): 11-14.]
- [23] 李亚娟, 钟林生, 虞虎. 全球国家公园资源分类和评价体系特征分析与借鉴. *世界林业研究*, 2017, 30(4): 35-40. [LI Y J, ZHONG L S, YU H.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of resource class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system for global National Park and its implication. *World Forestry Research*, 2017, 30(4): 35-40.]
- [24] XU W H, PIMM S L, DU A, et al. Transforming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in China. *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 2019, 34(9): 762-766.

- [25] 徐晓力. 从山水观念到山水图式. 上海: 复旦大学, 2006. [XU X L. From to the concep to schematism of Shanshui.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2006.]
- [26] 杨锐. 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研究.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6. [YANG R. Papers on National Parks and Protected Areas.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16.]
- [27] 周年兴, 俞孔坚, 黄震方. 关注遗产保护的新动向: 文化景观. 人文地理, 2006, (5): 61-65. [ZHOU N X, YU K J, HUANG Z F. New chanllenges of World Heritage conservation: Cultural landscape. Human Geography, 2006, (5): 61-65.]
- [28] 周维权. 中国名山风景区.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6: 8-16. [ZHOU W Q. China's Famous Mountains Scenic Spot.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1996: 8-16.]
- [29] (清)黄钊. 泰安县志, 卷二·疆围·形胜. <http://mylib.nlc.cn/web/guest/shuzifangzhi>, 2019-01-10. [HUANG Q. County annals of Tai'an, Book 2. <http://mylib.nlc.cn/web/guest/shuzifangzhi>, 2019-01-10.]
- [30] (汉)刘安. 淮南子. <http://mylib.nlc.cn/web/guest/shanbenjiaojuan>, 2019-01-10. [LIU A. Huai-nan tzu. <http://mylib.nlc.cn/web/guest/shanbenjiaojuan>, 2019-01-10.]
- [31] 陈水云. 中国山水文化.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1: 18. [CHEN S Y. Chinese Shanshui Culture.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01: 18.]
- [32] (汉)班固. 白虎通义, 卷五·封禅·巡狩. <http://mylib.nlc.cn/web/guest/shanbenjiaojuan>, 2019-01-10. [BAN G. Bai Hu Tong, Book 5. <http://mylib.nlc.cn/web/guest/shanbenjiaojuan>, 2019-01-10.]
- [33] (清)黄钊. 泰安县志, 卷一下·巡望. <http://mylib.nlc.cn/web/guest/shuzifangzhi>, 2019-01-10. [HUANG Q. County annals of Tai'an, Book 1. <http://mylib.nlc.cn/web/guest/shuzifangzhi>, 2019-01-10.]
- [34] 王鲁民. 泰山祭祀方式、场所与规制的变迁及其他. 建筑师, 2013, (2): 91-96. [WANG L M. Study on the Mount Tai sacrifice method, the changes of the worship places and the regulation, and the relevant issues. The Architect, 2013, (2): 91-96.]
- [35] (汉)司马迁. 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卷六. <http://mylib.nlc.cn/web/guest/shanbenjiaojuan>, 2019-01-10. [SIMA Q.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 Book 28, Book 6. <http://mylib.nlc.cn/web/guest/shanbenjiaojuan>, 2019-01-10.]
- [36] (清)唐仲冕撰, 孟昭水校. 岱览校点集注, 卷一·原岱上. 泰安: 泰山出版社, 2007: 3. [TANG Z M, MENG Z S. The checking and annotation of Dai Lan, Book 1. Tai'an: Mount Tai Publishing House, 2007: 3.]
- [37] (明)王圻. 读文献通考. <http://mylib.nlc.cn/web/guest/shanbenjiaojuan>, 2019-01-10. [WANG Q. Verifying documents. <http://mylib.nlc.cn/web/guest/shanbenjiaojuan>, 2019-01-10.]
- [38] (春秋)公羊高. 春秋公羊传. <http://mylib.nlc.cn/web/guest/shanbenjiaojuan>, 2019-01-10. [GONGYANG G. Spring and autumn biography gongyang. <http://mylib.nlc.cn/web/guest/shanbenjiaojuan>, 2019-01-10.]
- [39] (清)金荣. 泰山志, 卷四·图考. <http://mylib.nlc.cn/web/guest/shuzifangzhi>, 2019-01-10. [JIN Q. Mount Tai annals, Book 4. <http://mylib.nlc.cn/web/guest/shuzifangzhi>, 2019-01-10.]
- [40] (汉)班固. 汉书·郊祀志. <http://mylib.nlc.cn/web/guest/shanbenjiaojuan>, 2019-01-10. [BAN G. The history of Han dynasty. <http://mylib.nlc.cn/web/guest/shanbenjiaojuan>, 2019-01-10.]
- [41] (明)汪子卿撰写, 周郢校证. 泰山志校证, 卷四·笺证. 合肥: 黄山书社, 2006: 648. [WANG Z Q, ZHOU Y. The Checking and Annotation of Mount Tai Chorography in Ming Dynasty, Book 4. Hefei: Huangshan Publish House, 2006: 648.]
- [42] (春秋)管仲. 管子·乘马. <http://mylib.nlc.cn/web/guest/shanbenjiaojuan>, 2019-01-10. [JI G. Guan Zi. <http://mylib.nlc.cn/web/guest/shanbenjiaojuan>, 2019-01-10.]
- [43] 周郢. 从"神圣山"到"文化山": 唐宋金元时期泰山文化之变. 泰山学院学报, 2014, 36(2): 16-23. [ZHOU Y. A transform from a sacred mountain to a cultural mountain: Taishan culture at the period of Tang, Song, Jin and Yuan dynasties. Journal of Taishan University, 2014, 36(2): 16-23.]
- [44] 刘素芬. 泰安古城山水境域营造智慧研究. 西安: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3. [LIU S F. Study on landscape construction condition of intelligence of Tai'an city. Xi'an: 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 2013.]
- [45] 曲进贤. 泰山通鉴. 济南: 齐鲁书社, 2005: 14. [QU J X. Comprehensive Mirror to Mount Tai. Jinan: Shandong Qilu Press, 2005: 14.]
- [46] 山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山东省志·泰山志.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523-648. [Local Chronicles Compilation Committee of Shandong Province. Shandong Local Chronicles, Mount Tai Chronicl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3: 523-648.]



## The evolu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cultural landscape value in protected areas: A case of Mount Tai

ZHANG Jing-ya<sup>1,2</sup>, ZHANG Yu-jun<sup>3</sup>

(1. College of Horticulture & Forestry Sciences of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Urban Agriculture in Central China,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Wuhan

430070, China; 3. 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of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Chinese protected areas have double values of ecology and culture. Since cultural landscape is the interface of nature and culture, its value identification would be the important basis for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This study, taking Mount Tai as a case, using the methods of textual criticism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with locations of 191 buildings from 3 areas and the scope of the city, analyzes cultural landscape value evolution of Mount Tai from the diachronic perspective.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landscape value evolution within Mount Tai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main stages, which are the natural value as Mountain Worship, the political value as divine right monarchy, the religious value as Buddhist and Taoist beliefs, the folk custom value as pilgrimage, sightseeing and dwelling, and the last stage is the comprehensive value as conservation and wise use. This study reveals cultural landscape value evolution rules of Chinese Protected Area. Firstly, the value phases of cultural landscape within famous mountain protected area are changing from natural to cultural to comprehensive, from the emperor to the public, from single to comprehensive, and from separation to integration. Secondly, the form of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and culture is a continual process where the people and the nature function were together with each other, which was influenced by a range of factors, such as historical period, social culture, and natural esthetics. On the whole, the cultural landscape value in protected area includes four elements, namely, ideas, conditions, behaviors and results in space, and therefore,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grity, systematicness and dynamics. At the end of this study, the strategies of cultural landscape value identification in protected area are discussed. The identification strategies should follow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overall continuity, authenticity and integrity. The main measures are clarifying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building the complete value index system and setting up a scientific landscape character assessment. Scientific analysis and identification of cultural landscape value within Chinese protected areas could provide references to the corresponding type of National Park and other protected areas construction.

**Keywords:** protected areas; cultural landscape value; evolution; identification; Mount Tai